

上

红楼梦

珍本大藏

曹雪芹 高鹗 著

岳麓书社

(程甲本) 最早的一百二十回刊本

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 著

陈文新 导读 范江兰 点校

岳麓书社

上

前言



《红楼梦》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曹雪芹。

曹雪芹(约 1715—1763 或 1764)，名霁，字梦阮，号雪芹、芹溪、芹圃。祖籍辽阳，一说河北丰润。原为汉军旗人，后归入满洲正白旗。从康熙二年至雍正五年，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颀、曹頫，相继为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尤为康熙帝所信用，当过“侍读”，并曾兼任苏州织造。雍正五年，宫廷内部派系倾轧加剧，其父因事株连，被罢官抄家。次年，全家由南京迁到北京。这年曹雪芹大约十二三岁。乾隆初年，曹家的境况似有转机而旋遭更大的祸变，从此沦入“树倒猢猻散”的境地。返北以后的曹雪芹，曾在满洲皇室子弟的宗学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差，晚年移居北京西郊香山一带，长期贫困潦倒，直至病逝。他年轻时经历了“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后期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因而对社会对人生对世情有深刻体验和切身感受。他用十年时间从事《石头记》(即《红楼梦》)的创作。先后增删五次，未完稿而卒。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长篇小说。它的版本有两大系统。

一为“脂本”系统，指附有脂砚斋等人评语的《红楼梦》传抄本。现存这一系统的本子有十几种。一为“程本”系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以活字排印出版，称“程甲本”。第二年程伟元又在第一版基础上加以增删，再度排印，称“程乙本”。这一系统的后四十回，有人认为是清高鹗所续。

《红楼梦》之前的人情小说，从宏观格局来看，基本呈现为两种倾向：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严格写实和才子佳人小说等对诗意的追求。写实与诗意自成系统，大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金瓶梅》的风格完全和市井生活打成了一片，其作者专注于尘垢，专注于人性中的低层次，在这个世界中，只能容纳平凡粗俗、琐细卑微的人物，而不能容纳具有非凡人格的、凝聚着民族文化精髓的、超世拔俗的形象；才子佳人小说的玫瑰色的诗意却又靠牺牲写实而得来，付出的代价更大——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基本上是失败的记录。

曹雪芹在《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之后从事创作，他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必须将《金瓶梅》的写实和才子佳人小说对诗意的追求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使二者融洽无间，只有这样，才能开拓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领地。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先看写实与诗意的融合。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包括才子佳人戏曲)曾热衷于追求诗意，追求不含写实意味的诗意，一时得到许多士大夫文人的欣赏。而曹雪芹却在《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借贾母之口指出：才子佳人故事“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所以没趣，原因在于：第一，“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第二，不合情理。“奶妈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你们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

针对才子佳人故事的这两点不足，曹雪芹在设计人物、构造情节时作相应处理：第一，赋予人物内在的诗意或韵味。林黛玉的幽香如兰的气质、史湘云的魏晋风流、晴雯的光风霁月的胸襟、妙玉的如槛外之梅的孤高……曹雪芹写她们，从不过分夸耀其才、学，而是突出她们特有的诗人一般的感受生活的方式。甚至对贾母、贾政等人，曹雪芹也在适当场合写其性格中的诗意。第二，在展开富于诗意的情节时，力求合情合理，具有鲜明的写实特征。从整体的格局来看，雅俗相间，以雅衬



俗，以俗衬雅，符合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其具体描述，细意熨帖，写得像生活本身一样，即使是那些从古典诗词中汲取来的情趣、意境，也写得十分自然。如第二十三回：“那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这是诗的意境，却也是生活的画面。

写实与诗意在《红楼梦》中的融合，使作品形成了一种新的格调：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如李商隐、李贺、姜夔)、戏曲(如《牡丹亭》、《桃花扇》)的感伤、凄楚，又包含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的泼辣、直白，中国古典小说的面貌至此焕然一新。

再看写实与神秘氛围的融合。

读《红楼梦》，我们时常感到处于一种神秘氛围中，如天际来烟，如脚下生云，缥缈惆怅，把握不定。这给小说带来宇宙一般的深邃感。正是这种深邃感，使作品有可能容纳整个大千世界，从贾宝玉到薛蟠，从妙玉到多姑娘，从贾元妃到刘老老，从林黛玉到王熙凤，它包容了《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写过的所有生活面，而又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有机体。

曹雪芹是善于渲染神秘氛围的。小说中安排了不少无法问其究竟的场景、人物和情节。就人物言，贾宝玉生来口里便衔着一块玉，而且，这块玉对于他的人生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这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明白。其他人物，如癞和尚、跛道士，也都不可常情推断。就情节和场景而言，太虚幻境也是难以阐释的对象。尤其富于神秘意味的是，太虚幻境仿佛是大观园，但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的许多局部又绝不相似。像，而又不完全像，这更增加了神秘感。

《红楼梦》的神秘氛围，既不将读者引向神魔的天地，同时又不显得空疏寥落。这是因为，不仅神秘因素与写实内容交融在一起，而且，神秘氛围本身的展开也层次清晰，笔致工细，采用了写实的笔法。像金玉良缘之说的产生，小说第一回中一僧一道对于《红楼梦》情节的神奇预告等，都是著例，不必赘述。

写实与神秘氛围的融洽无间赋予了作品以多层次的审美境界。一方面，读者注视着现实生活，从中看到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读者进一



步超越现实生活，在沉思中领略作品的象征意蕴。这使《红楼梦》具有双重审美功能：作为生活写实的功能和作为象征系统的功能。

《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它对盛衰无常这一主题的强调(第一回甄士隐、贾雨村的故事具有笼罩全书命题的作用)，它着力描写青春、生命的短暂(黛玉等人过早死去)，确定了小说的悲剧情调。《红楼梦》中的人物，大都以悲剧为生命的归宿。贾宝玉试图摆脱社会约束，这既有合理性，又实际上不可能，因为摆脱了社会约束，连贾宝玉生活的荣府和大观园都不可能存在。作者因此对他既理解，又惋惜。林黛玉与薛宝钗，一个更具有古典的诗意，一个更符合社会的期待，但都富于魅力；钗、黛并重是《红楼梦》所强调的，她们同样悲剧的结局则深化了小说的悲剧内涵。别的人物，无论是洒脱豪放而又劝宝玉留意“经济”的史湘云，还是疏于俗务的正派人贾政，或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王熙凤，也无一获得好的命运。

《红楼梦》善于刻画人物，且能纤毫毕见地镂刻出某些性格比较类似而有所差异的微细特征，诸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王熙凤、尤三姐等，都是血肉饱满、个性鲜明、富于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它结构谨严，规模宏大，首尾相应，百面贯通，众多纷繁的情节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互相联系。其语言纯净自然，朴素传神。《红楼梦》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当之无愧的顶峰。正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二

岳麓书社以程甲本作为珍本，我个人是赞同的。之所以赞同，是因为我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向没有偏见。拙见以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其著作权仍应属于曹雪芹。我们没有理由歧视后四十回。

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其主要依据是张问陶《赠高兰墅同年》(见《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诗的题下自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恩华为《八旗艺文志》编目，亦说：“《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汉军曹霑注，高鹗补。”胡适等学者断言：“补”的意思就是“续”。他们没有设想将“补”理解为“补缀”的可能性。



认为高鹗和程伟元只是作了编辑、补缀工作，百二十回的著作权应属于曹雪芹，其主要依据是程本所载程、高二人的序和二人合撰的《红楼梦引言》。程甲本卷首程伟元《红楼梦序》云：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所谓“截长补短”，即补缀是也，正是“补”的准确释义。1959年，《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被发现，表明在程伟元、高鹗排印本之前，确已有了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程甲本高鹗自序与程序意思相近。程乙本《红楼梦》卷首还有程、高合写的引言：

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先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焦点：后四十回是程、高在多种残本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上引程、高的自序和引言，胡适等学者视为故意作伪、“欺罔后人”之谈。如此断然地否定其真实性，似乎轻率了些。从《红楼梦》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执意把后四十回说成是高鹗续作，至少有这样几点说不通：

一、从创作的普遍现象看，续书比另起炉灶更难：续写者必须体认别人的风格，在别人已经形成的框架内写作，这样，势必处处被掣肘，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力。因此，有许多续书，实际上只从原著借来一点因由（这在严格意义上已并非续书），如《西游补》、《后水浒传》等。像《红楼梦》这样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间内在联系如此密切的情况极为

少见。照一般的说法，曹雪芹写前八十回尚且需要十载，倘若后四十回真是续作，那就至少需要五年，考虑到续书之难，则七年、八年也未够用。高鹗有这个可能吗？他的年谱告诉我们：高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中举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中进士，中间相距八年，《红楼梦》百二十回刊本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首次刊印离他中举才三年。三年能完成这样的“续作”吗？

二、一般写续书的人，总是力求所续的情节与原著的伏笔相吻合；如不能吻合，则改削原著的伏笔，使之与所续的情节吻合。而现在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却多有不吻合之处，如王熙凤的结局“一从二令三人木”（“三人木”即最终被“休”），在《红楼梦》第五回已点得清清楚楚，可后四十回却并无王熙凤被“休”的情节。如何解释呢？比较合理的推测是：曹雪芹在修改《红楼梦》时，感到原来设计的王熙凤结局还不够好，应该“休掉”她才算精彩，于是在第五回作了预示，可惜后来因过早死去，没来得及修改完毕；高鹗作为修订者，“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于是留下一大漏洞。再如程甲本第九十二回，回目与正文全不相应，如果是高鹗自作自印，至少不会文不对题吧？此类漏洞尚多，恕不一一列举。

三、程甲本问世数月后，又出了经高鹗修改的程乙本，其中改好的地方很多，但也有改坏的地方，甚至有因修改而意义完全相反之处。如第一百零一回，凤姐夜遇秦可卿之后，程甲本有如下一段：

贾琏已回来了，只是见他脸上神色更变，不似往常，待要问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问，只得睡了。

文中的三个“他”都指凤姐。《红楼梦》中的凤姐是个“辣子”，贾琏平日总是怕他三分。因此，当凤姐遇鬼，脸色变更之后，贾琏仍和平素一样，“不敢突然相问”。程乙本却将“只是”二字改作“凤姐”，这样，三个“他”都指贾琏了。这很不合情理。贾琏未遇什么事变，不会无缘无故“脸上神色更变”；退一步讲，即使贾琏真的脸色变了，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凤姐也不会突然变得如此胆怯，仿佛老鼠见到了猫一样。这样的毛病，如果后四十回真是高鹗所续，就绝不会出现：自己的作品，难道几个月后会完全误解？

因此，我们认为，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续作，无名氏续作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主体是曹雪芹原作的残稿，高鹗即据以“补缀”而成。由此得出的另一结论是：程甲本《红楼梦》是值得尊重的一个版本，对它加以

蔑视甚至仇视是幼稚而不得体的。

与只有前八十回的脂本《红楼梦》相比，程甲本是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与同样是一百二十回的程乙本相比，程甲本是第一个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刊本，且在 20 世纪很少刊行。出版程甲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可见。

陈文新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前

言

〇〇七

目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0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010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017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027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034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045
第七回	送官花贾琏戏熙凤	宁国府宝玉会秦钟	054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063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072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079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086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093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099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06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13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19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28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39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47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58



-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65
-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73
-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82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89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98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07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16
-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25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237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247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54
-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63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70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76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85
-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95
-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304
-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16
-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24
-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32
-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343
-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351
-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60
-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69
-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77
-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87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97
-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406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414
-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423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34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毛裘	44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53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62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72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482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92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505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513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519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528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536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50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562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7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83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90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601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611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619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627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637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646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655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668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678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688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孀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700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712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718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726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735





-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闹薛宝钗吞声 745
-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755
-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765
-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775
-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784
-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793
-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801
-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809
-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817
-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824
-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833
-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841
-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851
-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860
-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868
-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880
-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888
-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896
-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903
-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913
-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920
-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929
-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驷马使弹劾平安州 937
-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944
-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952
-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960
-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969
-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980
-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988
-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997
-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1006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劫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1015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1021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1030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1039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1048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1057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069
校 后 记		1079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

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①，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虽我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却

①“女子”原本作“子女”，据程乙本改。



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

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后面又有一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总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汕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



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比那谋虚逐妄。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绝无伤时淫秽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

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